

五燈會元卷第十

昆三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三世

南泉 禪師法嗣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

星

一

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叅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

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牕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曰悔不更與兩踏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

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
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
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
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
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
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
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
麼生是正眼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
甲情同安顯代云是上
座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眾請住觀音院上
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
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
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
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

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如
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師與官人遊
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
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
如何辨真實師曰開也曰是真是實師曰真
是實實是真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
分闍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
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
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
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辭
師曰甚處云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
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與摩則不去也師曰摘楊
花摘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
鎮州出大蘿蔔頭大眾晚叅師曰今夜荅話

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

曰此來拋甄引玉却引得箇鑿子

保壽云射虎不真徒

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伊爲鑿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立覺云甚麼處却成鑿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鑿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鑿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

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

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

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

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

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

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

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

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

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

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

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

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

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

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

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師

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

裏師曰一躡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

大王宿曰叅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

密意師以手搯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

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

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

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實中主

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立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

五

五

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問如云已知去處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立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

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

同去類別云老僧遠
葉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
同安顯代云也

不僧寫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

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立

代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

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

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

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

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

你等諸人向甚處扃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鉢

子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

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上堂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

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

五

六

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

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

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

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

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

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

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

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

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

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

南方來者即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即與上

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火道近下人問道

即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舖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擲遠曰公驗分明過師與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到叅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雪峯雲居來祇是箇擔板漢崇寧秘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上堂纔有是非紛

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畧約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畧約師曰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畧約師聞沙彌喝叅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

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是忽遇趙州又作麼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

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立中立師曰汝立來多少時邪曰立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立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闍浮於其中問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其僧再問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鷓鴣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九話主却問鷓鴣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拓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關也不知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關若檢得出是上座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服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毘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真

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三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十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

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蕪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

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毘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瘧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較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

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
壽一百二十歲諡真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
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
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
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
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
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已光明盡十方世界在
自已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已
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
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
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
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
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
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畫見

三九

十二

日夜見星白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
青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
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
汝却汝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
誰覆蔭曰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
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問學人不據地時
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
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
曰尺短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曰不可更
拗直作曲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
睛耳聾作麼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
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
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
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
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

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
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
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
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
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

謂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

曰不可離却即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

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

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

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

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

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

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

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還

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
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即騎要下即
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
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
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
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
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
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
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
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
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
是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
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

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是如來境界十四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口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

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

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為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叅學也無師曰我自叅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牛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即眠要坐即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

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

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伏自此諸方稱為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十一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

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往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

十七

十七

想作麼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

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
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
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
人手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
界不邁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
如何是普賢身師曰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問
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
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
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
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
尚即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
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
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
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
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真曰堂堂南

三

十八

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
現已却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
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
回頭慙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
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
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
萬秋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師因
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
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誠斫松
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
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墮州護國上堂擎起
一椀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椀麼時有靈
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椀師擲下竹便下座

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
曰甚麼處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
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
覓箇住處州曰向甚麼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
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
撲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
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
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叅師曰會去
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
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
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
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
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
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

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
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
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叅
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
勝光和尚鉏園次慕按鑊回視光曰事即不
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
倒從此有省尼到叅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
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
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
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
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祇是汝不肯承
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
氣力纍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
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叅南泉問摩尼珠

壹

二十

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

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為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諉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為甚麼

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剥得
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
那邊事無有是處

池州靈鷲閣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
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
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閣黎試道看
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
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
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
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
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
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問今日供
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還來否師曰本自無
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麼則供養何用師曰
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
不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
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頽曰學人
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
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日子和尚因
亞谿來叅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
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
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
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
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
僧不禮拜竟叅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
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
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
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

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蘓州城裏人家
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
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
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
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
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
語

宣州刺史陸巨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
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
損鷲和尚作麼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

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即禮謝暨南泉圓寂院
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
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
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藥爲首
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

三三

三三

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驟便將出去須臾復
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
行覲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
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
羅蜜甘拂袖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
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
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
餓驢餒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
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
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
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
僧甚麼處來曰瀉山來甘曰曾有僧問瀉山
如何是西來意瀉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
會瀉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
瀉山去好保福問之乃
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
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
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
為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
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
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
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
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
洪諱以講論自矜註即法
辨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
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
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謹茫然

遂禮辭遊方至馮山方悟玄旨乃嗣馮山師
咸通七年示滅諡無上大師

歸宗堂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
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
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
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
有甚麼歸宗也師辭

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
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
了上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
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諡弘照大
師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
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
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

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瘧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

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

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為甚

麼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

自稱大
禪佛

初在歸宗會下忽

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

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

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

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

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

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

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五燈會元卷第十

音釋

諗 式莊切音審念也又潛藏也
 擊 古歷切音激未燒溲也
 洵 古患切音慣
 澶 伊真切音
 獨 合老切音
 吳 古患切音
 非 古患切音
 澶 伊真切音
 梁也 澶淵水在
 澶 於鴉切音委
 澶 伊真切音
 因敬 也
 宋一曰衛地名
 澶 於鴉切音委
 澶 伊真切音